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文公易說卷十四 五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施光輅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王元愷

文公易說卷十四

宋 朱鑑 撰

繫辭下傳

問乾坤其易之門邪所謂門者是六十四卦皆由是而出如兩儀生四象只管生出故曰門為復是取其闔闢之幾邪曰只是取其闔闢之幾六十四卦只是這一箇陰陽闔闢而成但看他下文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便是見他只是這兩箇

林學蒙錄

乾坤易之門不是乾坤外别有易只易便是乾坤乾坤便見似那兩扇門相似一扇開便一扇閉只是一箇陰陽做底如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晜淵錄

乾陽物坤陰物陰陽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楊道夫錄

以體天地之撰撰是所為。吳必大錄

天地之撰撰即是說它做處晜淵錄

開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

曰他後兩三番說名後又舉起九卦說看來只是為卦名又曰繫辭自此以後皆難曉林學蒙錄

於稽其類一本作於稽音啓其類又一本於作烏不知如何但不過是說稽考其事類㬐淵錄

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如箕子之明夷如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此若不是經歷如何說得同上

彰往察來往者如陰消陽長來者事之未來吉凶同上

問彰往察來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相似往是已定底如天地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了來謂方來之變亦皆在這上了曰是林學蒙録

微顯闡幽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上面尋出這不可底教人知又曰闡幽便自微顯又曰這如顯道神德行相似林學蒙録

微顯闡幽便是顯道神德行德行顯然可見者道不可見者微顯闡幽是將道來事上看言那箇雖是粗底然皆出於道義之藴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只是就兩頭說微顯所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沈僩錄

文振問季文子三思而後行與令尹子文陳文子忠清等數段先生曰此數段是聖人微顯闡幽處惟其似是而非故聖人便分明說出來要人理會得如臧文仲人皆以為知聖人便說道他既惑於鬼神安得為

知蓍卜筮之事聖人固欲使民信之然藏著龜之地須自有箇合當底去處今文仲乃為山節藻梲以藏之便是他箇心一向倒在卜筮上面了如何得謂之知古說多道他是僭某以為若是則不止謂之不知便是不仁了聖人今只說它不知便是只主不知而言也 潘時舉録

鄭仲履問易繫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如何止取九卦先生云聖人論處憂患偶然說此九卦爾天下道理

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偶說此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說一卦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儘有道理且易中儘有處憂患底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若以困為處憂患底卦則屯蹇非處憂患而何觀聖人之經正不當如此後世拘于象數之學者乃以為九陽數聖人之舉九卦蓋合此數也尤泥而不通矣龔蓋卿錄

問論易九卦云聖人道理只在口邊不是安排來如九

卦只是偶然說到此而今人便要說如何不說十卦又如何不說八卦便從九卦上起義皆是胡說且如履德之基只是要以踐履為本謙德之柄只是要謙退若處患難而矯亢自高取禍必矣復德之本如孟子所謂自反困德之辨只是困而能通則可辨其是困而不通則可辨其非損是懲忿窒欲益是脩德益令廣大巽德之制巽以行權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順它道理方能制事方

能行權若心麤只從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就錯了巽伏也入也林學蒙錄

三陳九卦初無它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得是聖人說處憂患之道聖人去這裏偶然看得這幾卦有這裏道理所以就這箇說去若論到底睽蹇皆是憂禍患底事何故却不說以此知只是聖人偶然去這裏見得有此理便就這裏說出聖人視易如雲行水流初無定相不可確定他在易之序履卦當在第

晏淵錄

十上面又自不説乾坤

三陳九卦是聖人因上説憂患故發明此一項道理不必渾泥如困德之辨若説蹇屯亦可葢偶然如此説大畧易之書如雲行水流本無定相確定説不得楊子雲太元一爻吉一爻凶相間排將去七百三十贊乃三百六十五日之晝夜晝爻吉夜爻凶又以五行參之故吉凶有深淺毫髪不可移此可為典要之書也聖人之易則有變通如此卦以陽居陽則吉他卦

以陽居陽或為不吉此不可為典要之書也黃顯子錄

問巽何以為德之制曰巽為資斧所以多作斷制之義蓋巽之義非順字所能盡順而能入之謂巽一陰入在二陽之下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者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吳必大錄

井居其所而遷又云井德之地也蓋井有定體不動然水流出去而不窮猶人心有守不動而應變於外則不窮也德之地地是那不動之地頭

復雖一陽生然而與衆陰却不相亂人之善端方萌雖小然而衆惡却遏他不得

損先難而後易不探虎穴不得虎子須是捨身入裏面去如搏寇讎方得之若輕可地説得不濟事黄顯子録

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損先難而後易凡百皆然楊道夫録

損先難而後易如子産為政鄭人歌之曰孰殺子産吾其與之及三年後人復歌而誦之蓋事之初在我亦

有所勉強在人亦有所難堪久之當事理順人心這裏方易便如利者義之和一般義是一箇斷制物事恰似不和久之事得其宜乃所以為利如萬物到秋許多嚴凝肅殺之氣似可畏然萬物到這裏若不得此氣收斂凝結許多生意又無所成就其難者乃所以為易也益長裕而不設長裕只是一事但充長自家物事教寛裕而已困窮而通此因困卦之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此是致命遂志之時所

以名之為困彖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蓋處困而能說也困而寡怨是得其處困之道故無所怨於天無所尤於人若不得其道則有所怨尤矣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動之物然其水却流行出去利物井以辨義辨義謂安而能慮蓋守得自家先定方能辨事之是非若自家心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辨其義也巽稱而隱巽是箇卑巽底物事如兌見而巽伏也自是箇隱伏底物事蓋巽一陰在下二陽

在上陰初生時已自稱量得箇道理了不待顯而後見如事到面前自家便有一箇道理處置他不待發露出來如云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蓋才見箇尊長底人便自不用問其年不待更計其年然後方稱量合問與不合問也稱而隱是巽順恰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

沈僴錄

問巽稱而隱曰以巽以行權觀之則稱字宜音去聲爲稱物之義問巽有優游巽入之義權是義精仁熟於事能優游以入之意曰是又曰巽是細底意這說在九卦之後是這八卦事了方可以行權某前時以稱爲揚之說錯了林學蒙録

問巽稱而隱稱稱揚也隱字何訓曰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無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昨得潘恭叔書說滕文公問間於齊楚與竭力

以事大國兩段注云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效死勿去者義也義字當改作經字思之誠是蓋義便近權如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既對權字須合着用經字 沈僩錄

巽稱而隱巽是箇卑巽底物事如兊見而巽伏也蓋凡事先稱量箇道理了不待顯而後見到事在面前自家便有道理處置它不待它發露出來巽二陽在上一陰在下便有隱伏之意又云稱而隱是巽順得恰

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事來有一箇處置道理在心中了不待顯露

問履如何都做禮字説曰辨上下定民志便也是禮底意思又曰禮主卑下履也是那踐履處所行若不由履自是乖戾所以曰履以和行謙又更卑下所以節制乎禮又曰禮是自家恁地卑下謙是應物而言又曰履和而至以下每句皆是反説履出於人情之自

然所以和者疑若疑有缺字然而却至謙尊而光若秦人尊君卑臣則雖尊而不光故謙則尊而又光

井以辨義謂安而能慮蓋自家心先定則可以辨事之是非若心先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辨其義邪

繫辭既說井以辨義又說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可動底物事水却可隨所汲而往如道之正體却一定於此而隨事制宜自莫不當所以說井以辨義又云井居其所而遷葉賀孫錄

問井以辨義是大小多寡所施各當如上文居其所而遷是否曰然　吳必大錄

或問井以辨義之義曰井居其所而遷又云井德之地也蓋井有定體不動然水却流行出去不窮猶人心有持守不動而應變則不窮也德之地也地是那不動底地頭又曰佛家有函蓋乾坤句有隨波逐流句有截斷衆流句聖人言語亦然如以言其遠則不禦以言其邇則静而正此函蓋乾坤句也如井以辨義

等句只是隨道理說將去此隨波逐流句也如復其見天地之心神者妙萬物而為言此截斷衆流句也

恭父問可與立未可與權先生云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即能處置得變事雖是處變事而所謂處置常事意思只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此說義與權自不同 葉賀孫録

問巽以行權是逶迤曲折以順理否曰然巽有入之義巽為風如風之入物只為巽便能入義理之中無細

不入又問巽稱而隱稱如風之鼓舞有稱揚之義隱亦是入物否曰隱便是不見處陳文蔚録

鄭仲履問巽以行權恐是神道先生曰不須如此說巽只是柔順低心下意底意義人至行權處不少巽順如何行得此八卦各有所主皆是處憂患之道襲蓋卿録

巽以行權兊見而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地做却不成行權晏淵録

問易之所言無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所不能

須臾離者故曰不可遠曰是林學蒙錄

易不可為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揚雄太玄却是可為典要他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為典要之書他這箇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㬅淵錄

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此

則亾是也既知懼則雖無師保一似臨父母相似常

恁地戒懼同上

問據文勢則内外使知懼合作使内外知懼始得曰是

如此不知這兩句是如何硬解也解去但曉其意是

説甚底上下文意都不相屬又曰上文説不可為典

要下文又説既有典常這都不可曉典常猶言常理

其初難知至中文不備若解也硬解了但都曉它意

不得這下面却説一箇噫字都不成文章不知是如

何後面說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却說得好但說不利遠者也曉不得林學蒙錄

既有典常是一定了占得它這爻了吉凶自定這便是有典常賀淵錄

問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先生云這樣處曉不得了嘗疑有闕文先儒解此多以為互體如此卦震下坎上就中間四爻觀之自二至四則為坤自三至五則為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互體說漢儒

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占得觀卦處亦舉得分明看來此說亦不可廢　林學蒙錄

問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近君則當柔和遠去則當有強毅剛正之象始得此二之所以不利然而居中所以无咎曰也是恁地說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危懼者使之平慢易者能使之傾覆易之書於萬物之理無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其要无咎若作去聲則是要約之義若作平聲則是要其歸之意又曰要去聲見要

恁地要平聲是這取那裏意思又曰其要只欲无咎

問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先

生曰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是說卦中

變動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便是有

變動所以謂之爻爻中自有等差或高或低或遠或

近或貴或賤皆謂之等易中便可見如說遠近相取

而悔吝生近而不相得則凶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

多譽四多懼近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

功貴賤之等也又曰列貴賤者存乎位皆是等也物者想見古人占卦必有箇物事名與物而今亡矣這箇物是那別貴賤辨尊卑底物相雜故曰文如有君又有臣便為君臣之文是兩物相對待在這裏故有文若相離去不相干便不成文矣卦中有陰爻有陽爻相雜則為文若有陽無陰有陰無陽如何得有文林學蒙録

大率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般樣事夫乾夫坤一段也似上面知太始作成物意思説諸心只是見過

了便說這箇屬陽研諸慮是研窮到底似那安而能慮直是子細了這箇屬陰定吉凶是陽成亹亹是陰便是上面作成物且以做事言之吉凶未定時人自意思嬾散不肯做去吉凶定了它自勉勉做將去所以屬陰大率陽是輕清底物事之輕清底屬陽陰是重濁底物事之重濁者屬陰成亹亹是做將去淵錄

易中只是陰陽乾坤是陰陽之純粹者就一年論之乾卦氣當四月坤卦氣當十月不可便道四月十月生

底人便都道是好人這箇又錯雜不可知同上

長孺問乾健坤順如何得有過不及荅曰乾坤者一氣運於無心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有心以為之主故無過不及之失所以聖人能賛天地之化育天地之功有待於聖人葉賀孫録

乾天下之至健更着思量看來聖人無冒險之事須是知險便不進向前去又曰他只是不直撞向前自别有一箇路去如舜知子之不肖則以天下授禹相似又

曰這只是説剛健之理如此莫硬去天地上説

夫乾天下之至健至知阻某前日之説差了他雖至健知得險了却不下去坤是知得阻了更不上去以人事言之若健了一向進去做甚收殺呂燁錄

問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先生云乾剛則看甚麼物都剌音辣將過去坤則有阻處便不能進故只是順如上壁相似上不得自是住了同上

問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見得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為它之病足以進之而無難底意否曰不然舊亦嘗如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是我至健了凡有險阻只認冒進而無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其上文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

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看他此語是什麽恐懼危險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陷於險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邪惟其至健而知險故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又曰此是就人事上說又曰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而臨下

見下之險故不敢進阻是自下而觀上為上所阻故不敢進又曰易之為書大槩要人謹密戒懼以免患難若恃其至健而不恤險難豈易之道邪沈僩録

因言乾坤簡易知險知阻而曰知險阻便不去了惟其簡易所以知險阻而不去敬子云今行險徼倖之人雖知險阻而猶冒昧以進惟乾坤德行本自簡易所以知險阻同上

問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止知阻曰不消先說健順

好底物事自是知險阻恰如良馬它才遇險阻處便自不去了如人臨懸崖之上若說不怕險了要跳下來必跌殺却良久又曰此段專是以憂患之際而言且如健當憂患之際則知險之不可乘順當憂患之際便知阻之不可越這都是當憂患之際處憂患之道當如此因憂患方生那知險知阻若只說健順上看便不相似如下文說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皆因憂患說大要乾坤只是循理而

已它若知得前有險之不可乘而不去則不陷於險知得前有阻之不可冒而不去則不困於阻若人不循理以私意行乎其間其過乎剛者雖知險之不可乘則陷於險矣雖知阻之不可越却硬要越則困於阻矣只是順理便無事又問在人固是如此以天地言之則如何曰在天地自是無險阻這只是大綱説箇乾坤底意思是如此又曰順自是畏謹宜其不越夫阻如健却宜其不畏險然却知險而不去蓋它當

憂患之際故也又問簡易曰若長是易時更有甚麼險它便不知險矣若長是簡時更有甚麼阻他便不知阻矣只是當憂患之際方見得同上

問健順之義如何曰只就健順看如健底人遇事便做將去做得自易順底人自省事易只是不難簡只是不煩乾道資始只管上一截事故易坤只便承乾做下面一截事不着做上一截所以簡也易知是做起頭簡能是做了其後說確然隤然便可見健順之意

吴必大録

先生因及險阻之義曰頃因登山在山下得其説自上而下所見爲險自下而上所向爲阻健故遇險亦易順故遇阻亦自簡易則可以濟險簡亦自有能陟阻之理同上

吴必大伯豐問簡易曰只是健順如人之健者做事自易順承者自簡靜而不繁只看下繫確然隤然自分曉易者只做得一半簡者承之又如乾恒易以知險

坤恒簡以知阻因登山而知之高者視下可見其險有阻在前簡靜者不以爲難萬人傑録

因說乾坤知險阻非是說那定位底險阻乾是簡至健底物自是見那物事皆低坤是至順底物自是見那物事都大敬子云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信於萬物之上相似曰然如云膽欲大而心欲小至健恒易以知險如膽欲大至順恒簡以知阻如心欲小又如云大心則闕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相似李云如人欲

過渡若風濤洶湧未有要緊不渡也不妨萬一有君父之急也只得渡曰固是如此只是未說到這裏在這箇又是說處那險阻聖人固自有道以處之這裏方說知險阻知得了方去處它僩問如此則乾之所見無非險坤之所見無非阻矣曰不然乾是至健底物自是見那物事低如人下山坂自上而下但見其險而其行也易坤是至順底物則自下而上但見其阻險阻只是一箇物事一是自上而視下一是自

下而視上爾若見些小險便止了不敢下去安足為健若不顧萬仞之險只認從上面擂將下此又非所以為乾若見些小阻便止了不敢上去固不是坤若不顧萬仞之阻必欲上去又非所以為坤所說險阻與本義異

○沈僩録

自山下上山為阻故指坤而言自山上觀山下為險故指乾而言因登山而明險阻之義游僴録

因說乾健曰而今人只是坐時便見他健不健了不待

做事而後見也又曰某人所記劉元城每與人相見終坐不甚交談欲起屢留之然終不交談或問之元城曰人坐久必傾側久坐而不傾側必貴人也故觀人之坐起可以知人之貴賤其後來見草堂先生說又不如此元城極愛說話觀草堂之說與某人所記之語大抵皆同多言其平生所履與行己立身之方是時元城在南京恣口極談無所顧忌南京四方之衝東南士大夫往來者無不見之賓客塡門無不延

接其死之時去靖康之禍只三四年間耳元城與了齋死同時不知二公若留到靖康當時若用之何以處也沈僩録

乾健而以易臨下故知下之險險底意思在下坤順而以簡承上故知上之阻阻是自家低他卻高底意思自上面下來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險自下而上上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阻易只是這兩箇物事自東而西也是這箇自西而東也是這箇左而右右而左皆然

能説諸心乾也能研諸慮坤也説諸心有自然底意思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為底意思故屬陰定吉凶乾也成亹亹坤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定吉凶所以為乾事之已為者屬陰成亹亹者所以為坤大抵言語兩端處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推之可見周謨録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凡事見得通透了自是懽悅既說諸心是都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審便是研諸慮又曰研是更去研磨它定天下之吉凶是剖判得這事成天下之亹亹是做得事業林學蒙録

慮是研幾李閎祖録

問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先生云上兩句只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

則爲變化在人事則爲云爲吉事自有祥兆惟其理如此故於變化云爲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又問器字則是凡於有形之實事者皆爲器否先生云易中器字是恁地說

變化云爲是明吉事有祥是幽象事知器是人事占事知來是筮象事知器是人做這事去占事知來是他方有箇禎祥見乎蓍龜之類吉事有凶事亦有

問易書之中有許多變化云爲又吉事皆有休祥之應所以象事者於此而知器占事者於此而知來曰是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便聖人成其功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然百姓與能却須因蓍龜而方知得人謀鬼謀與謀及乃心庶人卜筮相似晏淵録

百姓與能與字上聲人謀鬼謀猶洪範之謀及卜筮謀及

卿士謀及庶人相似又曰百姓無知因卜筮便會做得事便是與能林學蒙録

八卦以象告以後說得叢雜不知如何同上

問八卦以象告至失其守者其辭屈竊疑自吉凶可見矣而上只是揔說易書所載如此自變動以利言而下則就人占時上說不知如何先生云然又問曰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如何先生云此疑是指占法而言想古人占法更多今不見得

蓋遠而不相得則安能為害惟切近不相得則凶害便能相及也一箇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為鄰近則有害矣又問云此如今人占火珠林課底若是凶神動與世不相干不能為害惟是克世應世則能為害否先生云恐是這一樣意思

文公易說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五

宋 朱鑑 撰

文言傳

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易伏羲分卦乾南坤北文王卦又不同故曰周易元亨利貞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於正至孔子方解作四德易只是尚占之書　廖德明錄

文言上不必大故求道理看來只是恊韻說將去潛龍

勿用何謂也以下大槩各就他要說處便說不必言專說人事天道伊川說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難分別到了時似用用似義

周貴卿問元亨利貞以此四者分配四時却如何云乾之德也曰它當初只是說大亨利於正不以分配四時孔子見此四字好後始分作四件說孔子之易與文王之易畧自不同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王易自是文王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黄義剛録

乾之元亨利貞本是謂筮得此卦則大亨而利於守正而彖辭文言皆以為四德𥨊嘗疑如此等類皆是别立說以發明一意至如坤之利牝馬之貞則發得甚相似矣楊道夫録

元亨利貞在這裏都具了楊宗範却說元亨屬陽利貞屬陰此却不是乾之利貞是陽中之陰坤之元亨是陰中之陽叚淵録

致道問元亨利貞曰元是未通底亨利是未收成底貞

是已成底譬如春夏秋冬冬夏便是隂陽極處其間春秋便是過接處林恪錄

文王本説元亨利貞為大亨利正夫子以為四德梅蘂初生為元開花為亨結子為利成熟為貞物生為元長為亨成而未全為利成熟為貞甘節錄

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為仁義禮智之性龔蓋卿錄

先生又曰仁為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

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不貞則無以為元也董銖録

以天道言之為元亨利貞以四時言之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為仁義禮智以氣候言之為温涼燥濕以四方言之為東西南北甘節録

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見嘉會是禮收又記是淵

守藏不測是智同上

又曰温底是元熱底是亨涼底是利寒底是貞同上

問知覺是仁中之一件否久之曰生底是仁又曰仁義禮智是四箇根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是根上所發底苗又曰生是元長是亨收斂是利藏是貞只是一箇氣理無形故就氣上看理也是恁地次日又曰仁是根愛是苗又曰古言仁多以慈祥豈弟易則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何嘗以知覺為仁又曰程子曰仁

是理此說太虛如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說
却是緊要㡳節問仁如何包四者答曰易便說得好
元者善之長義禮智莫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又曰
義禮智無仁則死矣何處更討義禮智來同上
問文言四德一段先生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
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
當然元只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百行
皆統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為仁亦是嘉之會此句

自來說者多不明嘉美也會猶齊也嘉會衆美之會猶言齊好也春天發生萬物未大故齊到夏時洪纖高下各各暢茂蓋春方生育至此乃無一物不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千事事物物大大小小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故於時為夏於人為禮利者為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周子遂喚作中此無不得宜故於時為秋於人為義貞者乃事之幹萬物至此收斂成實事理至此無不的正故於時為

冬於人為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體仁乃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句倒用上面四箇字極有力體者以仁為體仁為我之骨我以之為體仁皆從我發出故無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人嘉會足以合禮者言須足美其所會也欲其所會之美當美其所會蓋其厚薄親疎尊卑小大相接之體各有節文無不中節即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利物足以

和義者使物物各得其利則義無不和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自無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所以為義之和也蘇氏說利者義之和却說義慘殺而不和不可徒義須着些利則和此則義是一物利又是一物義是苦物恐人嫌須着些利令甜此不知義之言也義中自有利使人而皆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自無不利非和而何貞固足以榦事者貞正也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以為事之榦榦事言事之所

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事依此而立在人則是智至靈至明是是非非確然不可移易不可欺瞞所以能立事也榦如板築之有楨榦今人築牆必立一木於中為骨俗謂之夜叉木無此則不可築橫曰楨直曰榦無是非之心非知也知得是是非非之正堅固確守不可移易故曰知周子則謂之正也董銖錄

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先生曰禮智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若

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同上

先生曰伊川語録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說得太深無捉摸處易傳其手筆只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說得極平實學者當精看此等處同上

春秋傳言元即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然不知仁如何却喚做元如程先生曰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易傳曰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便說得有根源金去僞錄

道夫問伊川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是先識得元與仁是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既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能包得那數箇若有人問自家如何

一箇便包得數箇只荅云只為是一箇問黄榦曰公於此處見得分明否曰向来看康節詩見得這意思如謂天根月窟閑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正與程子所謂静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同且如這箇卓子安頓得恰好時便是仁蓋無乖戾便是生意窮天地亘古今只是一箇生意故曰仁者與物無對以其無往非仁此所以仁包四德也曰如此體仁便不是便不是生底意思卓子安頓得恰好只可言中不可謂之仁

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来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爲是那嫩小底便有仁底意思在問如所謂初来意思便是不知思慮之萌不得其正時如何曰這便是地頭着賊便是那元字上着賊了如合收斂而不曾收斂時便是利底地頭着賊了如合貞靜時不能貞靜便是正底地頭着賊了以一身觀之元是頭亨便是手足利便是胷腹貞便是元氣所歸宿處所

以人頭亦謂之元首穆姜亦曰元者體之長也今若能知得所謂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箇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字則是偏言則一事者恁地說則太煞分明了須要知得所謂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者蓋見得此則知得所謂只是一箇也若以一歲之體言之則春便是元然所謂首夏清和便是亨之元孟秋之月便是利之元到那初冬十月便是貞之元也只是初底意思便是道夫曰

如先生之言正是程子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見久之復曰正如天官冢宰以分職言之特六卿之一耳而曰建邦之六典則又統六卿也　楊道夫錄

先生問榦以仁包四者之義榦曰康節先生詩云天根月窟常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程先生亦云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且如一卓一椅安頓得是便是仁蓋

無乖戾便是生意故曰仁者與物無對以其无往非仁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先生曰一卓一椅安頓得是只可謂之中不可謂之仁要理會得仁當就初生處看便見得仁字分明以人身觀之元是頭亨是胷腹利貞是元氣歸宿處所以人頭謂之元首穆姜亦曰元者體之長也如春夏秋冬春為一歲之首由是而為夏由是而為秋為冬皆自此生出所以謂仁包四德者只緣四箇是一箇以元亨利貞言之只是一

箇元却有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四箇元字便是包四德下一箇元便是主一事又有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曉得此意則仁包四者尤明白亨之元者夏四月初是也利之元者秋七月初是也貞之元者冬十月初是也程先生亦謂雞雛可以見仁者亦是看其初生意思也問物理固如此就人心思慮上觀之如何先生曰思慮方萌持守得定便是仁如思慮方萌時錯了便是賊其仁當施為時錯了便是

賊其禮當收斂時錯了便是賊其義當貞靜時錯了便是賊其智凡物皆有箇如此道理

所論春不可以包夏秋冬亦未然若如所論則是元字是揔說下面須更添一字與亨利貞别為四德矣豈理也邪答林德久

四徳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德此段只於易元者善之長與論語言仁處看若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則貞又包四者周易一書只說一箇

利則利又大也元者善之長也善之首也亨者嘉之會也好底會會聚也義者宜也利即義也萬物各得其所義之合也幹事事之骨也猶言體物也看此一段須與太極圖通看四德之元安在甚處剥之爲卦在甚處乾天也一段在甚處方能通成一片不然則不貫通少間看得如此了猶未是受用處在此因問近思録首數條○葉賀孫録

光祖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一事專言包四者

曰元是初發生出來生後方會通通後方始向成利者物之遂方是成得六七分到貞處方是十分此偏言也然發生中已具後許多道理此專言也葉賀孫錄

道夫問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此也只是先生向所謂初之意否曰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耳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自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

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耳 楊道夫錄

或問論語言仁處先生云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看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温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故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鄭南升錄

又曰天之生物便有春夏秋冬陰陽剛柔元亨利貞在人則為仁義禮智是箇胚撲裏便有這底

仁義禮智只把元亨利貞春夏秋冬看便見知覺自是智之事在四德是貞字而知所以近乎仁便是四端循環處若無這智便起這仁字不得

元亨利貞只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有此氣所以有此氣便有此理所以易傳只說元者萬物之始云云不說氣只說物者言物則氣與理皆在其中至云天地間無無理之氣所以有此氣者以其有此理也楊至録

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便在氣中兩箇不曾相離

元亨利貞仁義禮智金木水火春夏秋冬將這四箇只管涵泳玩味儘好

故曰乾元亨利貞他把乾字當君子晏淵錄

問元者善之長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為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見也

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曰發

時無次第生時却有次第蕭佐錄

氣無始無終是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如子時是今日子之前又是昨日之亥無空缺時然天地間有箇局定底如四方是也有箇推行底如四時是也理都如此元亨利貞只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有此氣所以有此氣便有此理故易傳只說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不說氣只說物者言物則氣與理皆在其中

伊川所説四句自動不得只爲遂字成字説有未盡

熹略添字説盡 舒高録

易中言元者善之長説得最親切無滲漏仁義禮智莫

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仁是有滋味底物事説做知

覺時知覺却是無滋味底物事仁則有所屬如孝弟

慈和柔愛皆屬仁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

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齋居

感興詩

先生問道夫曰公別看甚文字曰只看近思錄今日問箇明日復將温尋子細熟看曰如適間所說元亨利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目須當時復將来子細研究如濂溪通書只是反覆說這一箇道理蓋那裏雖千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一箇做將去楊道夫錄

體仁如體物相似人在那仁裏做骨子故謂之仁仁只是箇道理須着這人方體得他做得他骨子比而效

之之說却覺不是

伊川說利物足以和義覺見它說得糊塗如何喚做和合於義四句都說不力　晏淵錄

問孟子言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為利却成在第三曰禮是陽故云亨謂之仁義禮智猶東西南北所謂元亨利貞猶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　林夔孫錄

元亨利貞只就物上看所以有此物便有是氣所以有

此氣便有是理都在這裏伊川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通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四句自動不得只為遂字成字說不盡故某略添字說教盡八兄云自易說元亨利貞了直至濂溪康節始發出来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類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必謂此孔子所不及今學者且便截斷必欲窮究其說恐不能得已身出来實際理地不染一塵佛事門中不舍一法

仁為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

曾祖道問元亨利貞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先生云元者乃天地生物之端乾言大哉乾元萬物資之以始至哉坤元萬物資之以生乃知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之遂在貞則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這意思仁本是

生意乃惻隱之心也苟傷著這生意則惻隱之心便發若羞惡也是仁去那義上發若辭遜也是仁去那禮上發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發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禮智信 黃先之錄

先生曰乾之四德元譬之則人之首也手足之運動則有亨之意思利則配之胷臟貞則元氣之所藏也又曰以五臟配之尤明白且如肝屬木木便是元心屬火火便是亨肺屬金金便是利腎屬水水便是貞 楊道

夫錄

元之為義不專主於生熹竊詳此語恐有大病請觀諸

天地而以易彖文言程傳反復求之當見其意若必

以此言為是則宜其不知所以為善之長之說矣此

乃義理根源不容有毫釐之差竊意高明非不知此

特命辭之未善爾與張栻

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為亨為利為貞

則亦元之為爾此元之所以包四德也若分而言之

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恐亦不得如龜山之說也以用言則元爲主以體言則貞爲主○答方士繇

時舉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斂先生曰其氣已散收斂者乃其理耳曰冬間地下氣暖便也是氣收斂在內先生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暖底乃自是生來却不是已散之氣也

黄榦問利貞誠之復如先生注下言復如伏藏先生曰

復只是回來這箇是周先生添這一句孔子只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這箇物事又記物事二字是氣字流行到這裏來這裏住著卻又復從這裏做起又曰如母子相似未生之時母無氣不能成其子既生之後子自是子母自是母又曰如樹上開一花結一子未到利貞處尚是運下面氣去蔭又記是養字他及到利貞處自不用養又記養字是恁地字又問自一念之萌以至于事之得其所是一事之元亨利貞先生應而曰他又自這

裏做起所謂生生之謂易也是恁地又記曰氣行這裏住著便立這裏既立在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甘節

録

又問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仁義禮智人之四德然亨却是禮次序却不同何也先生曰此仁義禮智猶言春夏秋冬也因問李子思易說以誠敬二字說乾坤如何先生曰其說乾坤二卦本於誠敬就其說中此條為善蓋渠以乾卦云閑邪存其誠坤卦云敬以直内

故說及誠敬耳董銖錄

問太極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本無先後曰此四句配金木水火土而言中有禮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元亨利貞元即仁亨即中利即義貞即正皆是此理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何也曰中正仁義皆謂發用處正者中之質義者仁之斷中則無過不及隨時以取中正則當然之定理仁是惻隱慈愛之處

義是裁制斷決之事主靜者主正與義也正義便是利貞中是亨仁是元今案皆謂發用處及之處之事等語皆未曉更考○廖德明錄

學者疑問中謂就四德言之仁却是動智却是靜先生云周子太極圖中乃是如此說又云熹前日答一朋友書云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答董銖問說卦書

問通書明通公溥庶矣乎舊見履之所記先生語以明配木公配火溥配金溥何以配金曰溥如何配金溥正是配水此四字只是依春夏秋冬之序相配將去

明配木仁元通配火禮亨公配金義利溥配水智貞想是他記錯了

問五行之體質屬土否曰橫渠正蒙有一說好只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問火附木而生莫亦屬土否曰火自是箇虛空中物事問只溫熱之氣便是火否曰然沈僩錄

專言仁則包三者言仁義則又管攝禮智二者如智之實知斯二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廖德明錄

元亨利貞譬諸穀可見穀之生萌芽是元苗是亨𥝋是

利成實是貞穀之實又復能生循環無窮同上

問向蒙戒諭說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著不得又須見

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仁統五常之意大雅今以

樹為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榦

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荅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為仁

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

箇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

何嘗息木雖凋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為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此所謂大明終始也余大雅録

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理便在氣中兩箇不曾相離若是說時則有那未涉於氣底四

德要就氣上看也得所以伊川說元者物之始亨者物之遂利者物之實貞者物之成這雖是就氣上說理便在其中伊川這段說話不得謂是有氣則理便具所以伊川只恁地說便可見得物裏面便有這理若要親切莫若只就自家身上看惻隱須有惻隱底根子羞惡須有羞惡底根子這便是仁義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孟子所以只得恁地說若不恁地說更無說處仁義禮智以一箇包子裏面合下都具了

一理渾然非有先後元亨利貞便是如此不是說道有元之時有亨之時䕫淵錄

仁與義是柔軟底禮智是堅實底仁義是頭禮智是尾一似說春秋冬夏相似仁義是陽底一截禮智是陰底一截同上

乾道便只是天德不消分別乾道變化是就乾道上說天德是就他四德上說同上

元亨利貞無斷處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

時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這裏方感得生氣它自有箇小小元亨利貞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

元亨利貞其發見有次序仁義禮智在裏面自有次序到發見時隨感而動却無次序 㬊淵録

元亨是大通利貞是收斂情性 楊道夫録

問元者善之長也亦仁而已體仁則痒痾疾痛舉切吾身故足以長人亨者嘉之會會通也會而通也通有

文之意嘉會猶言慶會會通而不嘉者有矣如小人
同謀其情非不通也然非嘉美之會又安有亨乎利
者義之和和合於義即利也利物足以和義蓋義者
得宜之謂也處得其宜不逆於物即所謂利利則義
之行豈不足以和義乎貞者事之幹徹頭徹尾不可
欠闕人之遇事所以頹惰不立而失其素志者不貞
故也此所謂貞固足以幹事文言四德大槩就人事
言之自君子體仁以下體乾之德見諸行事者也是

以繫之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荅云嘉之會衆美之會也如萬物之長暢茂蕃鮮不約而會也君子能嘉其會則可以合於禮矣如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是義之和處義有分别斷割疑於不和然行而各得其宜是乃和也君子之所謂利也利物謂使物各得其所非自利之私也榦猶身之有骨故板築之栽謂之楨榦此可以識貞之理矣

問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義禮智荅云此語最穩當

戊巳土律中黃鍾之宮詹卿以為陽生於子至午而盡到未又生出一黃鍾這箇說話慂思量得不是恁地蓋似此元亨利貞黃鍾略略似箇乾字宮是在可字中間又似是非在惻隱之前其它春音角夏音徵秋音商冬音羽此惟說宮聲如京房律準闕絃為黃鍾不動十二絃便拄起應十二月 林夔孫錄

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雖四德之長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

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物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陳埴錄

意必固我四字正與元亨利貞四德相類元者善之長貞便是善成就處私意之萌以至於我亦是無狀成就吳必大錄

意必固我亦自有先後凡起意作一事便有必期之望所期之事或未至或已過又執滯而留於心故有有

我之患意是為惡先鋒我是為惡成就正如四德貞是好底成就處我是惡底成就處萬人傑錄

元者善之長春秋傳記穆姜所誦之語謂元者體之長覺得體字較好是一體之長也沈僩錄

元者善之長也先生曰左傳作元者體之長也似說得好

趙師夏問元者善之長也先生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乃為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見處也潘時舉錄

樂記言易直子諒之心昔人改子諒作子良看來良字却是人之初心子愛良善便是元者善之長徐㝢錄

仁是惻隱之母惻隱是仁之子又仁包義禮智三者仁是長兄管屬得義禮智故曰元者善之長廖德明錄

以萬善之先名仁殊不親切且以所引易傳及四時之春者體之即見熹前所論統仁義禮智及四端而言者其分界限明而血脉通貫不必别立名字但要用工致力使真不失此心然後為得耳答呂祖儉

且如元者善之長便是萬物資始之端能發用底不可將仁之本體做一物又將發用底別做一物也同上

如易所謂元者善之長元豈與善而二哉但此善根之發迥然無對既發之後方有若其情不若其情而善惡遂分則此善也不以惡為對矣其本則實無二也

此段疑有誤字○答何鎬

問仁天之尊爵先生解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如何是得之最

先曰人先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也輔廣録

亨者嘉之會亨是萬物亨通到此界分無一物不得其美故曰嘉之會也吳必大録

亨者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蓋言萬物各有好時然到此亨之時皆盛大長茂無不好者故曰嘉之會會是會集之義也人之修為便處處皆要好不特是只要一處好而已須是動容周旋皆中乎禮可也故曰嘉

會嘉其所會也　呂燦錄

問亨者嘉之會也與嘉會足以合禮嘗讀程傳其義未通如何曰嘉是美會是聚無有不美便是亨蓋自春至夏無一物不豐盈便是亨遂若一物如此他物不如此則不可以為會須是衆美合聚方可謂之會嘉會足以合禮自上文君子體仁而言謂嘉其所會此嘉字却說得輕如文之以禮樂文字亦是輕　僩

如言禮樂之文則文字為重也謂如在人一言之美

一行之美皆未盡善須是嘉其會使無一言一行之美都無私意了便能合於禮也黄嵤問利物足以和義都有箇分别當其分時覺得似不和及各得其所物皆利是乃和義也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分别如此則君得其所以為君臣得其所以為臣父得其所以為父子得其所以為子各得其利所以和也若君處臣位臣處君位安得和乎又問覺得於上句字義顛倒曰惟其利於物者所以和其義耳萬人傑問

貞固二字與體仁嘉會利物之文似不同曰前日已

說了屬北方者便著用兩字方能盡之吳必大録

問亨者嘉之會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春天

萬物發生未大故齊到夏一齊發生都齊旺許多好

物皆萃聚在這裏便是嘉之會曰在人言之則如何

曰動容周旋皆中理便是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須

是嘉其會始得

問亨者嘉之會先生曰此處難下語且以草木言之發

生到夏時好處來湊會嘉只是好處會是期會也又曰貞固是固得恰好如尾生之信不貞之固須固得好方是貞

孔子於文言只說利者義之和是掉了那利只是義之和為利蓋是不去利上求利只義之和處便是利呂燦錄

先生云利者義之和所謂義者如父之為父子之為子君之為君臣之為臣各自有義然行得來如此和者

豈不是利利字與不利字對如云利有攸往不利有攸往

或問利者義之和也曰義之和處便是利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義之和處安得云不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也安得云利孔子所以罕言利者蓋不欲專以利為言恐人只管去利上求也（金去偽録）

明道云義無對或曰義與利對道夫問若曰利者義之

和則義依舊無對曰正是恁地楊道夫錄

利者義之和也曰義疑於不和矣然處之而各得其所則和義之和處便是利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是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字則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然那句解得不似此語却親切正好去解那句義

利者義之和義是箇有界分斷制底物事疑於不和然

使物各得其分不相侵越乃所以和也沈僩錄

易言利者義之和若以理言之義自是箇斷制底物事有凜然不可犯處似不和矣然實則和若臣而犯君子而犯父不安其分便是不義不義便不和矣孟子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也是這意思只是箇依本分若依本分時爾得爾底我得我底則自然和而有別若上下交征利闕

侵相奪便是不義不和而切於求利矣東坡闕義者

義之和論却便把利做別一箇物事來和這義都不是了東坡於理上無所見只是胡亂恁地說

易裏說利者義之和利只在義之和義本是箇裁制斷制之物惟施得宜則和此所以為利往前人說這一句都錯如東坡說道利所以為義之和他把這義做箇慘殺之物看了却道得利方和利是乾卦　闕

何這一句却去說義兼它全不識義如它處說不　闕

又曰有所不行只連下面說方通如曰有所不行知

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如易裏説其唯聖人乎　葉賀孫錄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然便安否曰是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程子當初此處解得亦未親切不似這語却親切正好去解利者義之和句義似初不和而却和截然而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

萬物各止其所却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無不和和則無不利矣　徐寓錄

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却解為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先生正色曰熹在當時必與它辨却笑曰必被它無禮　郭友仁錄

問子罕言利孔子自不曾說及利豈但罕言而已曰大易一書所言多矣利只是這箇利若只管說與人未

必曉得以義為利之意却一向只營營貪得計較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箇是說利但人不可先計其利惟知行吾仁非為不遺其親而行仁惟知行吾義非為不後其君而行義葉賀孫錄

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這利字是箇㰖尬鏖糟底物事若說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若纔說著利少間便使人生計較又不成模樣所以孔子於易只說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只說到這

裏住又曰只認義和處便是利不去利上求利了○沈僩錄

施學諭問利者義之和先生指在坐云如何說可學云義乃利之和處曰義之分有別似乎無情却是要順乃和處蓋嚴肅之氣也而萬物不得此不生乃是和又曰亨者嘉之會聚也正是夏萬物一齊長時然上句嘉字重會字輕下句會字重嘉字輕鄭可學錄

利是那義裏面生出來底凡事處制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只義便兼得和若只理會利却

是從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只理會後面半截君子從頭來

正固便是事之榦傳曰身貞之體名稱其事明其義與乾坤不殊但各主於其事而言耳答方士繇

貞者事之榦伊川說貞字只以為正恐未足以盡貞之義須是說正而固然亦未推得到知上看得來合是如此知是那㸃運事變底一件物事所以為事之

榦闕

旻淵問君子貞而不諒先生曰貞者正而固也 闕

道理是如此便須只恁地做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爲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 闕

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心也 潘時舉錄

體仁不是將仁來爲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

體仁本義云以仁爲體者猶言自家一箇身體元來都是仁又云本義說以仁爲體似不甚分明然也只得

恁地說　呂燽錄

問體仁長人解云以仁為體是如何先生說只得如此

要自見得蓋謂身便是仁也

問伊川解體仁長人作體乾之仁看來在乾為元在人

為仁只應就人上說仁又解利物和義作合於義而

能利物亦恐倒說了此類恐皆未安否先生云然君

子行此四德則體仁是君子之仁也前輩之說不必

辨它不是只自曉得便了

嘉會會者萬事皆發見在裏處得事是謂之嘉會一事不是不唤做嘉會會是禮發見之後意思却在未發見之前利物使萬物各得其所乃是義之和處義自然和不是義外别有箇和○黄顯子録

嘉會須是有禮後底事然這意思却在禮之先嘉其所會時未說到那禮在然能如此則便能合禮利物時未說到和義在然能使物各得其利則便能和義會字說道是那萬物一齊發見處得它盡嘉會便是如

只一事兩事嘉美時未為嘉會會字張葆光用齊字說說得幾句也好使物各得其宜何利如之如此便足以和義這利字是好底如孟子所說戰國時利是不好底這箇利如那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利和字也有那老蘇所謂無利則義有那慘殺而不和之意蓋於物不利則義未和 晏淵錄

時舉問利物足以和義曰斷是非別曲直近於不和然是非曲直辨則便是利此乃是和處也 潘時舉錄

利物足以和義凡說義各有分別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義各自不同似於不和然而各正其分各得其理便是順利便是和處事物莫不皆然

上古之易方是利用厚生周易始有正德意如利貞是教人利於貞正貞吉是教人貞正則吉至孔子則說得道理又多 李閎祖録

趙師夏問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事皆有仁曰然趙師夏問與體物

而不可遺一般否曰然曰先生易解將幹事猶言為

事之幹體物猶言為物之體 葉賀孫錄

文公易說卷十五